



碾场的碌碡

呀的叫声中，人们把收获的希望播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里。

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石碾子打麦子碾场时的场景。记得小时候到了麦收的那段时间，生产队组织社员紧锣密鼓地收割小麦。大车把割倒后成捆的小麦拉到场上，码成一座座如同两三层楼房高的麦垛。为了抢在雨季到来之前打完所有的小麦，只要天气晴朗，每天都要例行打场。上午铺好了一个足有三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圃，让小麦在烈日下暴晒。到了中午骄阳似火，场圃上的小麦依稀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，这时候该轮到石碾子出场了。常见的是两副双马拉的大号石滚子同时上场，一位年纪较长的老农手持两根长长的缰绳，指挥马沿着逆时针方向一溜烟地小跑。两副石碾子一前一后，以缰绳为半径，围着人不停地转动，在场圃上留下了一抹又一抹圆形的轨迹。站在这个圆圈中心的人，古铜般的肤色，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，下身穿着老式的水桶大裆裤，尽管不停地用毛巾擦拭，汗水还是浸湿了

白里发黄的粗布衬衫。经过两三个小时的碾压，一场圃小麦的脱粒完成了。接下来七八个人一起上场挑去麦秸，在徐徐吹来的轻风中扬场，把小麦的籽粒和麦糠分开。直到傍晚时分，一大堆干干净净的麦子堆放在场面中间，这时人们可以收工回家了。

小孩子们总喜欢到场上围着麦垛玩耍，有时躲在麦垛的阴凉下观看大人们碾场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能清晰地回想起那些站在酷暑中碾场人的形象。

### 碾坊里的乐趣

与日晒雨淋的石碾子相比，碾子的工作环境要优雅很多。因为碾子要把谷物碾成米或者压成碴子和面粉，村里的碾子装置在封闭的房子里。经常碾米的碾坊，一进门就能闻到米香的气味。

碾子喜好纹身，每隔一段时间，石匠要在碾盘和碾碾子上篆刻鱼刺状的纹理，这样才能增加碾压谷物时的摩擦力。碾盘中心的竖轴和横穿过碾碾子中心的轴杆连为一体，就是这一横一竖两个轴的传导作用，驱动碾碾子围绕着碾盘转动碾压。漏斗悬挂在竖轴的上方，它的底部有一个铜钱大小的孔，人们管他叫籽眼，随着碾碾子不停地转动，盛放在漏斗里的谷物像一缕涓涓细流，从调节好的籽眼里源源不断地流到了碾盘上，接受金蝉脱壳式的洗礼。